

<<唐诗杂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唐诗杂论>>

13位ISBN编号：9787807339359

10位ISBN编号：7807339357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时间：苏州古吴轩出版社有限公司

作者：闻一多 著

页数：24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唐诗杂论>>

内容概要

本书是现代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的经典之作，其内容主要是以现代诗人的角度研究、赏析唐代诗歌以及对唐代诗人独到分析和评论。

给读者以崭新的视角，全新的赏析思路，令人读之思悦。

<<唐诗杂论>>

作者简介

闻一多（1899 - 1946年），汉族，原名闻家骅，又名多、亦多、一多，字友三、友山。

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诗人，学者，民主战士。

<<唐诗杂论>>

书籍目录

类书与诗

宫体诗的自赎

四杰

孟浩然

贾岛

杜甫

英译李太白诗

附录一

陈子昂

唐诗要略

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唐诗杂论>>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类书与诗检讨的范围是唐代开国后约略五十年，从高祖受禅（六一八）起，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权（六六〇）止。

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仪伏诛，算是强制的把“江左余风”收束了，同时新时代的先驱，四杰及杜审言，刚刚走进创作的年华，沈、宋与陈子昂也先后诞生了，唐代文学这才扯开六朝的罩纱，露出自家的面目。

所以我们要谈的这五十年，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

寻常我们提起六朝，只记得它的文学，不知道那时期对于学术的兴趣更加浓厚。

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这一点。

这时期如果在文学史上占有任何位置，不是因为它在文学本身上有多少价值，而是因为它对于文学的研究特别热心，一方面把文学当作学术来研究，同时又用一种偏向于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其余的学术。

给前一方面举个例，便是曹宪、李善等的“选学”（这回文学的研究真是在学术中正式的分占了一席

。后一方面的例，最好举史学。

许是因为他们有种特殊的文学观念（即《文选》所代表文学观念），唐初的人们对于《汉书》的爱好，远在爱好《史记》之上，在研究《汉书》时，他们的对象不仅是历史，而且是记载历史的文字。

便拿李善来讲，他是注过《文选》的，也撰过一部《汉书辨惑》、《文选》与《汉书》在李善眼里，恐怕真是同样性质、具有同样功用的物件，都是给文学家供驱使的材料。

他这态度可以代表那整个时代。

这种现象在修史上也不是例外。

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藻——尤其是《晋书》的著者！

至于音韵学与文学的姻缘，更是显著，不用多讲了。

当时的著述物中，还有一个可以称为第三种性质的东西，那便是类书，它既不全是文学，又不全是学术，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一种东西，或是说兼有二者的混合体。

这种畸形的产物，最足以代表唐初的那种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了。

所以我们若要明白唐初五十年的文学，最好的方法也是拿文学和类书排在一起打量。

现存的类书，如《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在当时所制造的这类出品中，只占极小部分。

此外，太宗时编的，还有一千卷的《文思博要》，后来从龙朔到开元，中间又有官修的《累璧》六百三十卷，《瑶山玉彩》五百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增广皇览》及《文思博要》），《芳树要览》三百卷，《事类》一百三十卷，《初学记》三十卷，《文府》二十卷，私撰的《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玉藻琼林》一百卷，《笔海》十卷。

这里除《初学记》之外，如今都不存在。

内中是否有分类的总集，像《文馆词林》似的，我们不知道。

但是《文馆词林》的性质，离《北堂书钞》虽较远，离《艺文类聚》却接近些了。

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里说是嫌“《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的办法不妥，他们（《艺文类聚》的编者不只他一人）才采取了“事居其前，文列于后”的体例。

这可见《艺文类聚》是兼有总集（《流别文选》）与类书（《皇览遍略》）的性质，也可见他们看待总集与看待类书的态度差不多。

《文馆词林》是和《流别文选》一类的书，在他们眼里，当然也和《皇览遍略》差不多了。

再退一步讲，《文馆词林》的性质与《艺文类聚》一半相同，后者既是类书，前者起码也有一半类书的资格。

上面所举的书名，不过是就新旧《唐书》和《唐会要》等书中随便摘下来的，也许还有遗漏。

但只看这里所列的，已足令人惊诧了。

特别是官修的占大多数，真令人不解。

如果它们是《通典》一类的，或《大英百科全书》一类的性质，也许我们还会嫌它们的数量太小。

<<唐诗杂论>>

但它们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一个国家的政府从百忙中抽调出许多第一流人才来编了那许多的“兔园册子”（太宗时、房玄龄、魏徵、岑文本、许敬宗等都参与过这种工作），这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来，岂不滑稽？不，这正是唐太宗提倡文学的方法，而他所谓的文学，用这样的方法提倡，也是很对的。沉思翰藻谓之文的主张，由来已久，加之六朝以来有文学嗜好的帝王特别多，文学要求其帝王们的身份相称，自然觉得沉思翰藻的主义最适合他们的条件了。文学由太宗来提倡，更不能不出于这一途。本来这种专在词藻的量上逞能的作风，需用学力比需用性灵的机会多，这实在已经是文学的实际化了。

南朝的文学既已经在实际化的过程中，隋统一后，又和北方的极端实际的学术正面接触了，于是依照“水流湿，火就燥”的物理的原则，已经实际化了的文学便不能不愈加实际化，以至到了唐初，再经太宗的怂恿，便终于被学术同化了。

文学被学术同化的结果，可分三方面来说。

一方面是章句的研究，可以李善为代表，另一方面是类书的编纂，可以号称博学的《兔园册子》与《北堂书钞》的编者虞世南为代表。

第三方面便是文学本身的堆砌性，这方面很难推出一个代表来，因为当时一般文学者的体干似乎是一样高矮，挑不出一个特别魁梧的例子来。

没有办法，我们只好举唐太宗。

并不是说太宗堆砌的成绩比别人精，或是他堆砌得比别人更甚，不过以一个帝王的地位，他的影响定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而且他也曾经很明白的为这种文体张目过（这证据我们不久就要提出）。

我们现在且把章句的研究、类书的纂辑与夫文学本身的堆砌性三方面的关系谈一谈。

李善绰号“书簏”，因为据史书说，他是一个“淹贯古今，不能属辞”的人。

史书又说他始初注《文选》，“释事而忘意”，经他儿子李邕补益一次，才做到“附事以见义”的地步。

李善这种只顾“事”、不顾“意”的态度，其实是与类书家一样的。

章句家是书簏，类书家也是书簏，章句家是“释事而忘意”，类书家便是“采事而忘意”了。

我这种说法并不苛刻。

只消举出《群书治要》来和《北堂书钞》或《艺文类聚》比一比，你便明白。

同是钞书，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但拿来和《治要》的“主意”的质素一比，《书钞》、《类聚》“主事”的质素便显着格外分明了。

章句家与类书家的态度，根本相同，创作家又何尝两样？

假如选出五种书，把它们排成下面这样的次第：《文选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的诗集。

我们便看出一首初唐诗在构成程序中的几个阶段。

劈头是“书簏”，收尾是一首唐初五十年间的诗，中间是从较散漫、较零星的“事”，逐渐的整齐化与分化。

五种书同是“事”（文家称为词藻）的征集与排比，同是一种机械的工作，其间只有工作精粗的程度差别，没有性质的悬殊。

这里《初学记》虽是开元间的产物，但实足以代表较早的一个时期的态度。

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这部书的体裁，看来最有趣。

每一项题目下，最初是“叙事”，其次“事对”，最后便是成篇的诗赋或文。

其实这三项中减去“事对”，就等于《艺文类聚》，再减去诗赋文，便等于《北堂书钞》。

所以我们由《书钞》看到《初学记》，便看出了一部类书的进化史，而在这类书的进化中，一首初唐诗的构成程序也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你想，一首诗做到有了“事对”的程度，岂不是已经成功了一半吗？

馀剩的工作，无非是将“事对”装潢成五个字一幅的更完整的对联，拼上韵脚，再安上一头一尾罢了。

<<唐诗杂论>>

(五言律是当时最流行的体裁，但这里，我没有把调平仄算进去，因为当时的诗，平仄多半是不调的)。

这样看来，若说唐初五十年间的类书是较粗糙的诗，他们的诗是较精密的类书，许不算强词夺理吧？《旧唐书·文苑传》里所收的作家，虽有着不少的诗人，但除了崔信明的一句“枫落吴江冷”是类书的范围所容纳不下的，其余作家的产品不干脆就是变相的书类吗？

唐太宗之不如隋炀帝，不仅在没有作过一篇《饮马长城窟行》而已，便拿那“南化”了的隋炀帝，和“南化”了的唐太宗打比，像前者的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甚至 鸟击初移树，鱼寒不隐苔。

又何尝不是后者有过的？

不但如此，据说炀帝为妒嫉“空梁落燕泥”和“庭草无人随意绿”两句诗，曾经谋害过两条性命。

“枫落吴江冷”比起前面那两只名句如何？

不知道崔信明之所以能保天年，是因为太宗的度量比炀帝大呢，还是他的眼力比炀帝低。

这不是说笑话。

假如我们能回答这问题，那么太宗统治下的诗作的质量之高低，便可以判定了。

归真的讲，崔信明这人，恐怕太宗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他并没有留给我们那样测验他的度量或眼力的机会。

但这更足以证明太宗对于好诗的认识力很差。

假如他是有眼力的话，恐怕当日撑持诗坛的台面的，是崔信明、王绩，甚至王梵志，而不是虞世南、李百药一流人了。

讲到这里，我们许要想到前面所引时人批评李善“释事而忘意”，和我批评类书家“采事而忘意”两句话。

现在我若给那些作家也加上一句“用事而忘意”的案语，我想读者们必不以为过分。

拿虞世南、李百药来和崔信明、王绩、王梵志比，不简直是“事”与“意”的比照吗？

我们因此想到魏徵的《述怀》，颇被人认作这时期中的一首了不得的诗，《述怀》在唐代开国时的诗中所占的地位，据说有如魏徵本人在那时期政治上的地位一般的优越。

这意见未免有点可笑，而替唐诗设想，居然留下生这意见的余地，也就太可怜了。

平心说，《述怀》是一首平庸的诗，只因这作者不像一般的作者，他还不曾忘记那“诗言志”的古训，所以结果虽平庸而仍不失为“诗”。

选家们搜出魏徵来代表初唐诗，足见那一个时代的贫乏。

太宗和虞世南、李百药，以及当时成群的词臣，做了几十年的诗，到头还要靠这诗坛的局外人魏徵，来维持一点较清醒的诗的意识，这简直是他们的耻辱！

不怕太宗和他率领下的人们为诗干的多热闹，究竟他们所热闹的，与其说是诗，毋宁说是学术。

关于修辞立诚四个字，即算他们做到了修辞（但这仍然是疑问），那立诚的观念，在他们的诗里可说整个不存在。

唐初人的诗，离诗的真谛是这样远，所以，我若说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词藻的时期，我所谓征集词藻者，实在不但指类书的纂辑，连诗的制造也是应属于那个范围里的。

上述的情形，太宗当然要负大部分的责任。

我们曾经说到太宗为堆砌式的文体张目过，不错，看他亲撰的《晋书·陆机传论》便知道：观夫陆机、陆云，实荆衡之杞梓，挺珪璋于秀实，驰英华于早年。

风鉴澄爽，神情俊迈。

文藻宏丽，独步当时；言论慷慨，冠乎终古。

高词迴映，如朗月之悬光；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千条析理，则电坼霜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

其词则深而雅，其义则博而显。

故足远超枚、马，高躋王、刘，百代文宗，一人而已。

因为他崇拜的陆机，是“文藻宏丽”，与夫“叠意回舒，若重岩之积秀”，“一绪连文，则珠流璧合”的陆机，所以太宗于他的群臣中就最钦佩虞世南。

<<唐诗杂论>>

褚亮在《十八学士赞》中，是这样赞虞世南的：笃行扬声，雕文绝世，网罗百家，并包六艺。

两《唐书·虞世南传》都说，他与兄世基同人长安，时人比作晋之二陆，新传又品评这两弟兄说：世基辞章清劲过世南，而赡博不及也。

这样的虞世南，难怪太宗要认为是“与我犹一体”，并且在世南死后，还有“种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之叹。

这虞世南，我们要记住，便是《兔园册子》和《北堂书钞》的著者。

这一点极其重要。

这不啻明白的告诉我们，太宗所鼓励的诗，是“类书家”的诗，也便是“类书式”的诗。

总之，太宗毕竟是一个重实际的事业中人；诗的真谛，他并没有，恐怕也不能参透。

他对于诗的了解，毕竟是个实际的人的了解。

他所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华，不，是一种文辞上的浮肿，也就是文学的一种皮肤病。

这种病症，到了上官仪的“六对”、“八对”，便严重到极点，几乎有危害到诗的生命的可能，于是因察觉了险象而愤激的少年“四杰”，便不得不大声急呼，抢上来施以针砭了。

原载《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五十二期 宫体诗的自赎 宫体诗就是宫廷的，或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它是个有历史性的名词，所以严格的讲，宫体诗又当指以梁简文帝为太子时的东宫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

我们该记得从梁简文帝当太子到唐太宗宴驾中间一段时期，正是谢朓已死、陈子昂未生之间一段时期。

这期间没有出过一个第一流的诗人。

那是一个以声律的发明与批评的勃兴为人所推重，但论到诗的本身，则为人所诟病的时期。

没有第一流诗人，甚至没有任何诗人，不是一桩罪过。

那只是一个消极的缺憾。

但这时期却犯了一桩积极的罪。

它不是一个空白，而是一个污点，就因为他们制造了些有如下面这样的宫体诗。

长筵广未同，上客娇难逼。

还杯了不顾，回身正颜色。

（高爽《咏酌酒人》） 众中俱不笑，座上莫相撩。

（邓鉴《奉和夜听妓声》）。

这里所反映的上客们的态度，便代表他们那整个宫廷内外的气氛。

人人眼角里是淫荡，上客徒留目，不见正横陈。

（鲍泉《敬酬刘长史咏名士悦倾城》） 人人心中怀着鬼胎：春风别有意，密处也寻香。

（李义府《堂词》） 对姬妾娼妓如此，对自己的结发妻亦然（刘孝威《都县寓见人织率尔赠妇》便是一例）。

于是发妻也就成了倡家。

徐悱写得出《对房前桃树咏佳期赠内》那样一首诗，他的夫人刘令娴为什么不可以写一首《光宅寺》来赛过他？

索性大家都揭开了：知君亦荡子，贱妾自倡家。

（吴均《鼓瑟曲有所思》） 因为也许她明白她自己的秘诀是什么。

自知心所爱，出入仕秦宫。

谁言连屈尹，更是莫邀通？

（简文帝《艳歌篇》十八韵） 简文帝对此并不诧异，说不定这对他，正是件称心的消息。

堕落是没有止境的。

从一种变态到另一种变态往往是个极短的距离，所以现在像简文帝《变童》、吴均《咏少年》，刘孝绰《咏小儿采莲》，刘遵《繁华应令》，以及陆厥《中山王孺子妾歌》一类作品，也不足令人惊奇了。

变态的又一类型是以物代人为求满足的对象。

于是绣领，衲腹，履，枕，席，卧具……全有了生命，而成为被玷污者。

<<唐诗杂论>>

推而广之，以至灯烛，玉阶，梁尘，也莫不踊跃的助他们集中意念到那个荒唐的焦点，不用说，有机生物如花草莺蝶等更都是可人的同情者。

罗荐已掰鸳鸯被，绮衣复有葡萄带。

残红艳粉映帘中，戏蝶流莺聚窗外。

（上官仪《八咏应制》）看看以上的情形，我们真要疑心，那是作诗，还是在一种伪装下的无耻中求满足。

在那种情形之下，你怎能希望有好诗！

所以常常是那套褪色的陈词滥调，诗的本身并不能比题目给人以更深的印象。

实在有时他们真不像是在作诗，而只是制题。

这都是惨淡经营的结果：《咏人聘妾仍逐琴心》（伏知道），《为寒床妇赠夫》（王胄）。

特别是后一例，尽有“闺情”，“秋思”，“寄远”一类的题面可用，然而作者偏要标出这样五个字来，不知是何居心。

如果初期作者常用的“古意”、“拟古”一类暧昧的题面，是一种遮羞的手法，那么现在这些人是根本没有羞耻了！

这由意识到文词，由文词到标题，逐步的鲜明化，是否可算作一种文字的裸狂，我不知道，反正赞叹事实的“诗”变成了标明事类的“题”之附庸，这趋势去《游仙窟》一流作品，以记事文为主，以诗副之的形式，已很近了。

形式很近，内容又何尝远？

《游仙窟》正是宫体诗必然的下场。

我还得补充一下宫体诗在它中途丢掉的一个自新的机会。

这专以在昏淫的沉迷中作践文字为务的宫体诗，本是衰老的、贫血的南朝宫廷生活的产物，只有北方那些新兴民族的热与力才能拯救它。

因此我们不能不庆幸庾信等之入周与被留，因为只有这样，宫体诗才能更稳固地移植在北方，而得到它所需要的营养。

果然被留后的庾信的《乌夜啼》、《春别诗》等篇，比从前在老家作的同类作品，气色强多了。

移植后的第二三代本应不成问题。

谁知那些北人骨子里和南人一样，也是脆弱的，禁不起南方那美丽的毒素的引诱，他们马上又屈服了。

除薛道衡《昔昔盐》、《人日思归》，隋炀帝《春江花月夜》三两首诗外，他们没有表现过一点抵抗力。

炀帝晚年可算热忱的效忠于南方文化了。

文艺的唐太宗，出人意料之外，比炀帝还要热忱。

于是庾信的北渡完全白费了。

宫体诗在唐初，依然是简文帝时那没筋骨、没心肝的宫体诗。

不同的只是现在词藻来得更细致，声调更流利，整个的外表显得更乖巧、更酥软罢了。

说唐初宫体诗的内容和简文帝时完全一样，也不对。

因为除了搬出那僵尸“横陈”二字外，他们在诗里也并没有讲出什么。

这又教人疑心这辈子人已失去了积极犯罪的心情。

恐怕只是词藻和声调的试验给他们羁縻着一点作这种诗的兴趣（词藻声调与宫体有着先天与历史的联系）。

宫体诗在当时可说是一种不自主的、虚伪的存在。

原来从虞世南到上官仪是连堕落的诚意都没有了。

此真所谓“萎靡不振”！

但是堕落毕竟到了尽头，转机也来了。

在窒息的阴霾中，四面是细弱的虫吟，虚空而疲倦，忽然一声霹雳，接着的是狂风暴雨！

虫吟听不见了，这样便是卢照邻《长安古意》的出现。

这首诗在当时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唐诗杂论>>

放开了粗豪而圆润的嗓子，他这样开始，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

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

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

百丈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

……这生龙活虎般腾蹕的节奏，首先已够教人们如大梦初醒而心花怒放了。

然后如云的车骑，载着长安中各色人物panorama式的一幕幕出现，通过“五剧三条”的“弱柳青槐”来“共宿娼家桃李蹊”。

诚然这不是一场美丽的热闹。

但这颠狂中有战栗，堕落中有灵性：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比起以前那光是病态的无耻：相看气息望君怜，谁能含羞不肯前！

（简文帝 乌栖曲）如今这是什么气魄！

对于时人那虚弱的感情，这真有起死回生的力量。

最后：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

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

似有“劝百讽一”之嫌。

对了，讽刺，宫体诗中讲讽刺，多么生疏的一个消息！

我几乎要问《长安古意》究竟能否算宫体诗。

从前我们所知道的宫体诗，自萧氏君臣以下都是作者自身下流意识的口供，那些作者只在诗里，这回卢照邻却是在诗里，又在诗外，因此他能让人人以一个清醒的旁观的自我，来给另一自我一声警告。

这两种态度相差多远！

寂寂寥寥杨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

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这篇末四句有点突兀，在诗的结构上既嫌蛇足，而且这样说话，也不免暴露了自己态度的褊狭，因而本篇里似乎有些反作用之嫌。

可是对于人性的清醒方面，这四句究不失为一个保障与安慰。

一点点艺术的失败，并不妨碍《长安古意》在思想上的成功。

他是宫体诗中一个破天荒的大转变。

一手挽住衰老了的颓废，教给他如何回到健全的欲望，一手又指给他欲望的幻灭。

这诗中善与恶都是积极的，所以二者似相反而相成。

我敢说《长安古意》的恶的方面比善的方面还有用。

不要问卢照邻如何成功，只看庾信是如何失败的。

欲望本身不是什么坏东西。

如果它走入了歧途，只有疏导一法可以挽救，壅塞是无效的。

庾信对于宫体诗的态度，是一味地矫正，他仿佛是要以非宫体代宫体。

反之，卢照邻只要以更有力度的宫体诗救宫体诗，他所争的是有力没有力，不是宫体不宫体。

甚至你说他的方法是以毒攻毒也行，反正他是胜利了。

有效的方法不就是对的方法吗？

矛盾就是人性，诗人作诗本不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原来《长安古意》的“年年岁岁一床书”，只是一句诗而已，即令作诗时事实如此，大概不久以后，情形就完全变了，骆宾王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便是铁证。

故事是这样的：照邻在蜀中有一个情妇郭氏，正当她有孕时，照邻因事要回洛阳去，临行相约不久回来正式成婚。

谁知他一去两年不返，而且在三川有了新人。

这时她望他的音信既望不到，孩子也丢了。

“悲鸣五里无人问，肠断三声谁为续”！

除了骆宾王给寄首诗去替她申一回冤，这悲剧又能有什么更适合的收场呢？

一个生成哀艳的传奇故事，可惜骆宾王没赶上蒋防、李公佐的时代。

<<唐诗杂论>>

我的意思是：故事最适宜于小说，而作者手头却只有一个诗的形式可供采用。

这试验也未尝不可作，然而他偏偏又忘记了《孔雀东南飞》的典型。

凭一枝作判词的笔锋（这是他的当行），他只草就了一封韵语的书札而已。

然而这是试验，就值得钦佩。

骆宾王的失败，不比李百药的成功有价值吗？

他至少也替《秦妇吟》垫过路。

这以“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教历史上第一位英威的女性破胆的文士，天生一副侠骨，专喜欢管闲事，打抱不平，杀人报仇，革命，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都是他干的。

《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里没讲出具体的故事来，但我们猜得到一半，还不是卢郭公案那一类的纠葛？

李荣是个有才名道士（见《旧唐书·儒学·罗道琮传》，卢照邻也有过诗给他）。

故事还是发生在蜀中，李荣往长安去了，也是许久不回来，王灵妃急了，又该骆宾王给去信促驾了。

不过这回的信却写得比较像首诗。

其所以然，倒不在梅花如雪柳如丝，年去年来不自持。

初言别在寒偏在，何悟春来春更思。

一类响亮句子，而是那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之中，有着欣欣向荣的情绪。

《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的成功，仅次于《长安古意》。

和卢照邻一样，骆宾王的成功，有不少成分是仗着他那篇幅的。

上文所举过的二人的作品，都是宫体诗中的云冈造像，而宾王尤其好大成癖（这可以他那以赋为诗的《帝京篇》、《畴昔篇》为证）。

从五言四句的《自君之出矣》，扩充到卢、骆二人洋洋洒洒的巨篇，这也是宫体诗的一个剧变。

仅仅篇幅大，没有什么，要紧的是背面有厚积的力量撑持着。

这力量，前人谓之“气势”，其实就是感情。

有真实感情，所以卢、骆的来到，能使人们麻痹了百余年的心灵复活。

有感情，所以卢、骆的作品，正如杜甫所预言的，“不废江河万古流”。

从来没有暴风雨能够持久的。

果然持久了，我们也吃不消，所以我们要它适可而止。

因为，它究竟只是一个手段，打破郁闷烦躁的手段，也只是一个过程，达到雨过天青的过程。

手段的作用是有时效的，过程的时间也不宜太长，所以在宫体诗的园地上，我们很侥幸地碰见了卢、骆，可也很愿意能早点离开他们，——为的是好和刘希夷会面。

古来容光人所羨，况复今日遥相见？

愿作轻罗著细腰，愿为明镜分娇面。

（《公子行》）这不是什么十分华贵的修词，在刘希夷也不算最高的造诣。

但在宫体诗里，我们还没听说过这样的痴情话。

我们也知道他的来源是《同声诗》和《闲情赋》。

但我们要记得，这样越过齐梁，直向汉晋人借贷灵感，在将近百年以来的宫体诗里也很少人干过呢！

与君相向转相亲，与君双栖共一身。

愿作贞松千岁古，谁论芳槿一朝新！

百年同谢西山日，千秋万古北邙尘。

（《公子行》）这连同它的前身——杨方《合欢诗》，也不过是常态的，健康的爱情中，极平凡、极自然的思念，谁知道在宫体诗中也成为了不得的稀世的珍宝。

回返常态确乎是刘希夷的一个主要特质，孙翌编《正声集》时把刘希夷列在卷首，便已看出这一点来了。

看他即便衰艳到如：自怜妖艳姿，妆成独见时。

愁心伴杨柳，春尽乱如丝。

（《春女行》）携笼长叹息，逶迤恋春色。

看花若有情，倚树疑无力。

<<唐诗杂论>>

薄暮思悠悠，使君南陌头。

相逢不相识，归去梦青楼。

（《采桑》）也从没有不归于正的时候。

感情返到正常状态是宫体诗的又一重大阶段。

惟其如此，所以烦躁与紧张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片晶莹的宁静。

就在此刻，恋人才变成诗人，憬悟到万象的和谐，与那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的神秘的不可抵抗的美，而不禁受创似地哀叫出来：可怜杨柳伤心树！

可怜桃李断肠花！

（《公子行》）但正当他们叫着“伤心树”、“断肠花”时，他已从美的暂促性中认识了那玄学家所谓的“永恒”——一个最缥缈，又最实在，令人惊喜，又令人震怖的存在，在它面前一切都变渺小了，暂忽了，一切都没有了。

自然认识了那无上的智慧，就在那彻悟的一刹那间，恋人也就是哲人了。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

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代悲白头翁》）相传刘希夷吟到“今年花落……”二句时，吃一惊，吟到“年年岁岁……”二句，又吃一惊。

后来诗被宋之问看到，硬要让给他，诗人不肯，就生生的被宋之问给用土囊压死了。

于是诗讖就算验了。

编故事的人的意思，自然是说，刘希夷泄露了天机，论理该遭天谴。

这是中国式的文艺批评，隽永而正确，我们在千载之下，不能，也不必改动它半点，不过我们可以用现代语替它诠释一遍，所谓泄露天机者，便是悟到宇宙意识之谓。

从蜣螂转丸式的宫体诗一跃而到庄严的宇宙意识，这可太远了，太惊人了！

这时的刘希夷实已跨近了张若虚半步，而离绝顶不远了。

如果刘希夷是卢、骆的狂风暴雨后宁静爽朗的黄昏，张若虚便是风雨后更宁静更爽朗的月夜。

《春江花月夜》本用不着介绍，但我们还是忍不住要谈谈。

就宫体诗发展的观点看，这首诗，尤有大谈的必要。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滢滢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空中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在这种诗面前，一切的赞叹是饶舌，几乎是亵渎。

它超过了一切的宫体诗有多少路程的距离，读者们自己也知道。

我认为用得着一点说明的倒是下面这几句：……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更寥廓的宇宙意识！

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

在神奇的永恒前面，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

从前卢照邻指点出“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时，或另一个初唐诗人——寒山子更尖酸的吟着“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寒”时，那都是站在本体旁边凌视现实。

那态度我以为太冷酷、太傲慢，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带点狐假虎威的神气。

在相反的方向，刘希夷又一味凝视着“以有涯随无涯”的徒劳，而徒劳的为它哀毁着，那又未免太萎靡，太怯懦了。

只张若虚这态度不亢不卑，冲融和易才是最纯正的，“有限”与“无限”，“有情”与“无情”——

<<唐诗杂论>>

诗人与“永恒”猝然相遇，一见如故，于是谈开了——“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

”对每一问题，他得到的仿佛是一个更神秘的更渊默的微笑，他更迷惘了，然而也满足了。

于是他又把自己的秘密倾吐给那缄默的对方：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

因为他想到她了，那“妆镜台”边的“离人”。

他分明听见她的叹喟：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他说自己很懊悔，这飘荡的生涯究竟到几时为止！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

——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

他在怅惘中，忽然记起飘荡的许不只他一人，对此清景，大概旁人，也只得徒唤奈何罢？

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

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从这边回头一望，连刘希夷都是过程了，不用说卢照邻和他的配角骆宾王，更是过程的过程。

至于那一百年间梁、陈、隋、唐四代宫廷所遗下了那份最黑暗的罪孽，有了《春江花月夜》这样一首宫体诗，不也就洗净了吗？

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张若虚的功绩是无从估计的。

卅年八月廿二日陈家营。

<<唐诗杂论>>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他的《唐诗杂论》……都是精彩逼人之作。
这些不但将欣赏和考据融化得恰到好处，并且创造了一种诗样精粹的风格，读起来句句耐人寻味。
——朱自清 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
……这样讲唐诗，必须本人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有谁能办到？
——汪曾祺

<<唐诗杂论>>

编辑推荐

《唐诗杂论》编辑推荐：1、全书包装精美，颇具典藏价值。

（精装牛皮纸包装成盒，盒中有两本书一本《唐诗杂论》，一本《唐诗三百首》）内文包含150多张插图，美轮美奂，且随书附赠精美《唐诗三百首》单本！

2、朱自清评价说：闻一多的《唐诗杂论》……都是精彩逼人之作。

这些不但将欣赏和考据融化得恰到好处，并且创造了一种诗样精粹的风格，读起来句句耐人寻味。

3、对于读者来说这是非常具有划时代的收藏价值以及浓厚的阅读兴趣的。

《唐诗杂论》是文通天下文学品牌印象馆推出的名家典藏系列书，同系列的还有王国维、林语堂等名家的经典作品，敬请关注！

<<唐诗杂论>>

名人推荐

他的《唐诗杂论》……都是精彩逼人之作。

这些不但将欣赏和考据融化得恰到好处，并且创造了一种诗样精粹的风格，读起来句句耐人寻味。

——朱自清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

……这样讲唐诗，必须本人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有谁能办到？

——汪曾祺

<<唐诗杂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